

升迁

Shengqian

明扬◎著

这是一部反映

机关人事问题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它不同于此前国内出版的任何一部同类作品。

# 升迁

用让人司空见惯熟视不惊的事件，展示机关人事问题的复杂性。



长征出版社

# 升迁

升迁  
shengqian

明杨◎著

这是一部反映机关人事问题的  
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它不同于此前国内  
出版的任何一部同类作品。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升迁/明扬著. -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6

ISBN 7-80204-156-2

I. 升… II. 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222 号

**书 名: 升 迁**

---

**作 者: 明 扬**

**责任编辑: 刘斯斯**

**封面设计: 尚 农**

**责任印制: 赵 波**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68586781**

---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德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8 千字**

**印 张: 21**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7-80204-156-2/I·303**

---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升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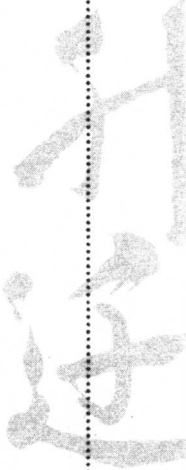
## 前言

权与钱的交换，情与色的交往，正与邪的较量，演绎出一幕七品官的官场行程。

县委书记成臣上任不久，就与团县委书记喻琴结合，他们情场频频，风流淫荡，醉生梦死。喻琴既爱成臣又牵制成臣，为了进入县委县政府班子，她不仅献出了自己的身子，而且还把农村姑娘王青莲送到了成臣的床上。县长欧阳一川坚持正义，与成臣展开了激烈的官场争斗，他忠厚本分，不事张扬，受尽委曲，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长篇小说《升迁》通过对县乡干部生存状态的描写，着力刻画了欧阳一川等一批心系百姓、情暖民众的好干部，生动表现了成臣这类跑官要官、惟官是图的干部被党和人民所厌恶的种种恶行，深刻反映了基层干部管理体制、干部制度中的突出问题，揭示了为民者上、为利者下、为公者必有好结果、为利为己者必然走向自我毁灭的执政规律。

这是一部写实主义长篇小说，它不同于此前国内出版的任

何一部从中央、部办、省市以及大型集团入手、高视角全方位展示中国官场生活的同类作品。《升迁》独辟蹊径，言微知著，悉心选择了现实中国的一块最穷的山林土地，一个最低的行政级别，一群最小的地方官员，一系列最原始最真实最让人司空见惯熟视不惊的事件，以一个挂着中共青山县委和县政府两块牌子的建筑物里进行领导班子换届的工作为引线，原原本本地牵扯出了一幅一幅当代中国最基层的官场生活连锁性的动感图画。其中良知与私欲、正义与邪恶、清官与贪贼、君子与色狼，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形象，一件件骇人听闻的故事，让人面对一条掩藏在大山深处的涓涓小流，清晰地看到在它身上反照出的阳光下的阴谋与罪恶。



## 关于升迁的联想

——谈长篇小说《升迁》和它的作者

野 莽

与本书作者的相识，始自他的一次胆大之为。那时他好像还是一个官儿，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又兼县报报社的社长，日子应该好过得很。忽然他给我寄来一封信，打开看了，内有两份材料，薄的是写给我的，厚的是写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他请我把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份设法转寄本人，要求他不要撤了县一级的报纸。我乃一介书生，除却读书写字，百无一用，不大具备跟中央首长面晤的可能，幸而却有一位极好的朋友，在中央外宣办里供职，我遂顺手将此事委托于他。这位朋友极其的负责，赶在中央领导同志出国访问之际，以内部信函交换的方式，迅速为我代办了此事。然而办则办了，县报却仍没能保住。

从此我记住了明扬的名字，窃以为这是一位勇敢的公务员，同时对新闻文化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时过一年，又是一个忽然，忽然他又给我寄来一宗邮件，厚达上次的百倍不止，为了省钱，用的是包裹，取来打开，信上说是长篇小说，务必要请我看一眼。这一次我不仅大惊，而且简直有些失色，因为依着我的揣测，宣传部及其下属报社既称喉舌，正副头目想必都是制造文牍的好手，上司年底要做报告，三个月前他们就得备足纸烟，准备熬穿头夜，那些东西则与文学无涉。如今这个明扬却能写出小说，它还是个长篇，此人又一次让我始料未及。

我得承认我对这部小说的重视不够，他请我看一眼，我也就只看了一眼，然后就把它弃置墙角一堆未曾拆封的杂志上，那里

事先已码了不少作者的打印稿。如果明扬不再来信，或者信中不再执着，这部稿子的命运，极有可能是在这个墙角安度一生。但是明扬执着的来信终究还是放在了我的桌上，这就逼得我不得不关闭电脑，正式开始看他的小说。我用刀子削尖了一支铅笔，在他书稿的天庭地廓，左空右白，随手写下我的意见，这些意见多半都是严格的批评，表扬的句子微乎其微，我觉得倘若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抑或沽名钓誉者，他将对我的意见心生仇恨，那么正好，我至多只会付出一周的牺牲，从此又可以专心致志写自己的。

这个名叫明扬的作者没有，他却遵照我的意见，兢兢业业，从头到尾地修改了一遍，打印好了再次寄来，又附一封长信，说他最近读了哪些好书，哪些地方做了哪些加强，哪些地方做了哪些删除，请我务必再看一遍。于是我只好没有了话说，边看边拿铅笔在书稿上写出新的意见，然后再寄还他。如此反复，我总共看了三遍，他也总共改了三遍，还差两遍就是增删五次了，书稿终于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我想起我们共同的家乡有一句俗话，说是井淘三遍出好水，米淘三遍煮好饭，明扬是个听话且有悟性的人，下过三番功夫之后，做出的茶饭自然就不一样。圣诞节的深夜零点，我的手机一阵乱响，全世界有一半人早已睡了，另一半人正在狂欢，我们却还在分头做着第三件事，他给我发来圣诞快乐的短信，并说他倾全力又干了十多个日夜，最后一遍稿子明天就能发到我的邮箱。此时圣诞快过完了，我的心里仍然快乐，为了家乡作者的勤劳和刻苦，以及终于取得的收获。

就是这部《升迁》，这部原名叫做《青山红尘》的长篇小说。它写的是青山县的领导班子换届前后的故事，属于官场现形一类。但他书中所现的也有好形，那个欧阳一川就是一个好的形象，不说是一心为公与为民，至少那颗心的很大一部分是装着老百姓的。小说原来的结尾是一首颂歌，我觉得有粉饰太平之嫌，建议他忍痛删去。县长欧阳一川与县委书记成臣的斗争，虽以前者的正义取得胜利，但就整个官场斗争而言，这只是过程，并非结果，一切都还在往下进行着。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敢于直面真正的现实，为了善良人类的心理承受，可以适度添加一丝理



想的亮色，然而一味高唱颂歌，则只会减轻了文学作品自身的份量。

在欧阳一川与成臣之间，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喻琴，小说中这个女人的形象一如她本人丰满的肌肉。我认为这个人物写得不错，她姓喻，她诱人的身体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她所在的青峰乡，这个乡名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官场斗争宛如山川竞秀，山外有山，山上有峰，看似山重水复，眨眼峰回路转。青山县的成、欧两座权力高峰，在青峰乡的女党委书记喻琴面前，一下子就显出了他们灵魂的高低。同时当那位几度遭到困厄的、名叫一川的县长在残酷的权利斗争中，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憎恶成臣的县乡干部们却寄希望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唤起他继续斗争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基于这些考虑，那个被我一贯称之为乌山的地方，在作者的这本书中就变成了青山。

作者身在官场，这为他写官场小说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即便是用虚构的艺术，读者的眼前偶尔也会闪烁出几个熟悉的身影。看着他笔下的那个成臣，我依稀想起15年前，听说我们共同的家乡的确有过一个遭到百姓诅咒，甚至当街挨掌，狼狈逃走之后，检举频仍不绝，从而无颜再回这片土地的赃官。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魅力之一，作者自己是从生活中来，又通过读者回到生活之中。

官场几年一次换届，新人辈出的文坛亦当如是，不过不是换官，而是新陈代谢，汹涌奔腾的后浪要把前浪推走。这是一个从小说《升迁》中产生的联想，说受它的启示也行，总之十分希望这位初闯文坛的作者今后站得更高，也更牢靠一些，再写这类题材的小说，多从体制上进行思考，多从人性上深入挖掘，多从必然上设置结局，不要仅仅讲述一个官场权钱情色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要写出它的背后、它的脚下、它的内在，写出使它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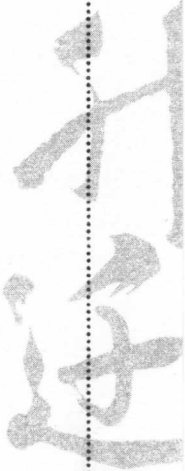
多少年来，我读家乡作者寄来的文稿，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兴致所至，奋不顾身，回函往往比原著要长。甚而至于乍看与写作无关的事，有托也必有应，或帮忙上一个学，我就觉得上了这学会成作家；帮忙购一本书，我就觉得读了这书会做文章；帮忙



买一双牛皮鞋，我就觉得穿了这双鞋子也许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人也变得牛皮起来。几年以前，有个副科级的金融干部，打电话说是痔疮把他整得很惨，请我帮他打听一种从德国进口的痔疮膏。我并没有嫌他官如芥子，觉得男儿当有志，因为有志而发愤坐读，于是又有了痔，为了尽快结束乡亲的痛苦，也曾积极地替他咨询。然而风闻一次会餐，有人提起我的拙名，这位有痔之士语惊四座，那个什么某某某吗？哦哟嘿，我还叫他给我买过痔疮膏的！

虽则如此，我仍不能学会拒绝，私心唯愿家乡文学创作上的人材辈出，多写佳作，少患恶疾，从心理到生理，健康活泼地走向文坛。至于官场上的换来换去，我是没有能力去关心的，也没有点滴的兴趣。我关心的只是《升迁》的作者，过个几年，在他写作的岗位上最好不要被换下去了，刚刚上来，换了怪可惜的。他是长在青山的一株小树，应该再给我一个忽然，给我一个始料未及。

匆于 2005 年 12 月 30 日元旦前夕



2003年7月11日，骄阳如火。

历时40天的干旱，把青山大地烧烤得一片焦枯。青山上下，河道干涸，禾苗枯萎，山脊灰白。

这天下午的太阳格外猛烈，好似有人在大火里加了一盆油，使得火势更旺，温度更高。

滚热的太阳把轿车车顶晒得滚烫，县委书记成臣坐在轿车里，如坐针毡。他眼睛使劲地盯着车前方，任凭高高矮矮的山峰向后倒去。车子在青峰乡小沟村的泥路上颠颠簸簸，他的心也跟着车子一起摇摇晃晃。

车内的空调开到了最大挡，成臣身上的冷汗仍然不住地往外冒。冷汗有点儿不听他的指挥了，就像农村里的突发事件，冷不丁儿从头上冒出一串。

小沟村二组王天成的老婆张大秀，因乡干部收税服毒了。数百名群众趁机闹事，把收税的几名乡干部关押起来，并且强力阻止村干部将张大秀送往医院抢救，情况十分危急。

“再开快点。”成臣抹了一把额上的冷汗，催着司机加快速度。

“喻琴现在在哪个位置？”成臣接着又焦急地问坐在前排的跟班秘书小廖。

秘书还没把话说完，成臣又问：“你给公安局是怎么联系的？”

小廖接着上次的笑说：“我把情况大致给张局长讲了一下，要他把巡警大队、治安大队和武警中队立即调过来。”

成臣点了点头，接着问：“走了没有？”

小廖说：“大概已经来了。”

成臣眼睛一瞪，厉声说道：“回答问题怎么全是‘大概’、‘可能’一类的不确定词语？我要的是准确情况！”

小廖干净利落地回答：“已经走了！”

车子拐过一个大弯，穿过密密麻麻向后倒去的树木，可以看见散落在山中的一院院农户。“还有多远？”成臣问。司机说：“还有两公里多，这个村是大沟村，再往里就是小沟村。”

成臣掏出手机看了看，没有信号，自言自语地骂道：“真他妈山高皇帝远！”

王天成住在半山腰上，离房下的公路还有一段距离。王天成家门外围了不少人，四周三三两两的农民在往他家赶。成臣后悔走急了一点，没等公安局长张旭一起走。他原本是不想来的。青峰乡党委书记喻琴在电话里一再要求，他才勉强同意来看一下。他本想应付应付喻琴，到现场后给群众讲讲利害关系，然后把事情交给公安局就走。看到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成臣有些后悔了。

车子在通往王天成家的岔路口停下来。小廖说：“成书记，我们是不是等一会儿，等张局长把人带来了再一起上？”

哪有县委书记当缩头乌龟的，再说老百姓已经看到有人来了，知道了是县委书记，不会说县委书记胆小？那样不是更长了那些平民的志气？成臣想到这儿，便说：“走，上，怕什么？喻琴不是还在上面吗！”

31岁的喻琴，是青峰乡党委书记，县委重点培养的女后备干部。她看到乱哄哄的人群，像握着一团乱糟糟的麻线，无法理出个头绪来。忽然听说有人来了，她朝公路上一看，果然发现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三个人正在向王天成家走来，就知道是县上大老板来了。她想，成臣还是讲感情的，说来就来了，没有放开她的事不管。她心里一阵兴奋，快速地从人群中挤出去，跑下山坡去接成臣。

“大老板，成书记！”还没跑到成臣面前，喻琴就激动地喊道。

青山县官场上有个习惯，一般场合下人们称成臣为“大老板”，称县长欧阳一川为“二老板”或者“老板”。成臣很乐意别



人称呼他大老板，因为老板意味着权力的绝对化和不受约束。“大老板”很显然比老板还老板，是掌控和约束权力的总枢纽。喻琴本来按平时的称呼喊成臣“大老板”，此时此刻是非常时期，她又在“大老板”的后面加了一句庄重的称呼：“成书记。”

成臣扬起手，一边示意喻琴站着，一边说：“跑慢点儿，跑慢点儿，防止摔跤了。”

喻琴很听话地减速慢走。成臣紧跨几步走到她面前，急切地问：“现在情况怎么样？”喻琴焦急地说：“张大秀已经服毒一个半小时了，再不送医院就没救了。”成臣批评道：“怎么不想办法把人送到医院里去抢救呢，你们也太糊涂了！”喻琴说：“老百姓死活不让送，李明他们就是来送人的，那些群众不仅不让他们送，而且还把他们关起来了。我刚来，怎么说他们也不听，还差点把我围起来了。”

成臣感到事态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顿时身上又冒出了一层冷汗。他直直地望着喻琴，一时没有了对策，一句话也说不出。

喻琴满头大汗，白色衬衣紧紧地贴着身子，胸罩的轮廓一清二楚。“哎，大老板，我看你是不是不要到现场去，老百姓的话很难说。”喻琴很关心成臣的安危，担心地说。成臣摇了摇头说：“不去怎么行，我已经来了，老百姓已经看到我来了，不去行么？走吧，走吧。”成臣把喻琴让在后边，自己打头向前走去。

王天成的院子这时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被围得水泄不通了，人们吵吵嚷嚷，乱作一团。有人大喊：“成书记来了——”顿时，人群像潮水一般，一齐朝成臣跟前拥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没有一个成臣认识的。百鸟朝凤般的闹嚷声没有因为县委书记的到来而有所减小，一张张各式各色各种型号的脸对着成臣，全都哭丧着，骂骂咧咧，鼓嘴凸眼。

人们让开一条道，让成臣一行径直走向王天成的正堂。

此时的成臣，像领导人出访外国受到隆重接待一样，长长的队伍，厚厚实实地排在两边。不过，列队欢迎的人群不是欢喜的笑容，而是怀着怨恨的心情，不是举着鲜花，而是捏紧着拳头紧紧地咬着牙巴骨。

成臣保持着县委书记的威仪，一句话也没说，以标准的步伐

阔步前进。走到王天成家的正庭，里面的人哭闹成一团，王天成已经哭得晕死过去，几个人正抱着王天成喂糖水，王天成的老婆张大秀躺在地上口吐白沫，脏兮兮的布衣布裤上沾满了灰尘。儿媳妇赵菊英、女儿王青莲和另外几个女人跪卧在张大秀的两旁号啕大哭。

室内的空气中散发着浓重的农药味。具有农家特色的土腥味、汗臭味、体腥味，夹杂在农药味之中，与各种嘴巴释放出来的齷齪气味交织在一起，使室内的空气十分浑浊，肮脏得让人不堪忍受。

乡长李明和其他三名乡干部被村民赶到了里屋，门外挂着一把铁锁，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成书记，你看李乡长他们怎么处理？”人群中有人喊道。“成书记，乡干部像一群土匪，他们拉猪挑粮，你到底管不管？他们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人群中有人质问。“今天你不把屋里的几个人送进公安局，我们就不要你走！”有个年青男子对着成臣厉声大叫。“不行了我们把他们几个也关起来！”有的人指着成臣他们开始起哄……

成臣还没开口说话，老百姓就开始了发表单方面声明。成臣心里微微有些惊骇，嘴里连喊几声乡亲们，但始终缺乏底气，声音不大，压不下嘈杂的声音。

堂堂的县委书记，镇不住几个草民怎么行？传出去了哪里还有威信？成臣拿过一把木椅子，猛地站了上去，高声喊道：“请静一静！请静一静，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几句！”乱嚷嚷的声音稍稍静了一些，哭声也小了一点，老百姓要看看县委书记怎么给他们说话。

成臣想让说话的语言尽可能地做到平易近人，想用土话讲话，但又不知道怎样表达，于是只好选择了对乡镇干部讲话的腔调：“大家听我说，县委对服毒的事是非常重视的，我希望大家不要马虎。人命关天，谁马虎了谁就要负责任。现在最要紧的是救人，再晚了就会出人命。出了人命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话没说完，老百姓就嚷了起来：“狗鸡巴，你不把那几个要账的人送进公安局，我们就不准送人！”大叫的声音盖过了成臣

的声音。

“同志们，不要这样说，现在是法制社会，处理问题一定要按法律程序办事。李明他们犯了法，该坐牢我是会让他们坐牢的，现在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要把服毒的张大秀送到医院去抢救！”成臣的声音盖不过老百姓的声音，只好软了一些。

“狗，你们这些当官的哄死人不填命，你现在不法办他们就是不行！”“你口口声声讲法，你咋不要求他们讲法？法律只对我们老百姓吧？”群众说话的语气依然强硬，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看来讲道理讲不成，成臣认为还是要以刚克刚：“出了人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谁担当得起？”成臣声音更大更严了。

一位年龄较大的男人挥着手说：“你莫拿大鸡巴骇人，药是她自己喝的，关我们事儿？”

斗不过群众，成臣只好从椅子上下到地上。他走到蹲在张大秀身边的赵菊英、王青莲几个女人跟前，指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张大秀说道：“你们快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再不送就来不及了！”

张大秀的儿媳赵菊英用袖子抹了一把眼泪，边哭边诉：“她早就不想活了，我们一家人吃没得吃的，穿没得穿的，活着还有益哟——”

张大秀的女儿王青莲抬起红肿的眼睛，望了一眼县委书记。一双被泪水遮掩着的眼睛闪动着灵秀的光芒。

成臣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双眼睛，四目相对，双双吃惊。成臣心中一阵悸动，透过布满泪水的眼睛和穿着土俗的衣饰，他发现了新鲜。

张大秀嘴里的白不住地往外涌，浑身开始抽搐，已经是非常危险了。成臣看来没办法了，焦急之中，他望着秘书小廖、司机小王说：“来，我们把她搬到车上去。”

“不行！哪个都不能动！”老百姓看到县委书记要亲自搬人，就一拥而上，将他们和张大秀隔开。

成臣近乎吼叫地说：“谁敢阻拦我们救人！谁阻拦谁犯法！我就让谁坐牢！”

老百姓根本不理他那一套，声音比他的话还大：“那好，你

成臣就干脆把我们送去坐牢！现在就把我们铐起来！”

老百姓已经不把他叫成书记了，直呼其名。外面的人拼命地往里挤，将大门围得密不透风。里里外外的人几乎一齐吼叫：“就是，就是，你现在就把我们送去坐牢！你现在就送我们去坐牢！”

老百姓知道法不责众，公安局就是关也关不了几个人，所以他们不怕。成臣看了看这些无法无天的农民，无可奈何。他彻底被老百姓打垮了。他想退出去，挤了挤，老百姓挨个挤着，没有容他走过的缝隙。小廖、小王看到老板想出去，就使劲地往外挤，面前的人一个也不松动，相反外面的人还在使劲地往里挤。成臣身边放着一把椅子，几次差点被群众挤倒在椅子上。成臣只好把椅子立起来，支撑在自己怀里。成臣心想，一个县委书记受这样的罪，真是窝囊透了，早知道县委书记这样难当，在市委副秘书长的位子上还下不来呢。

成臣他们几个人已经被淹没在人海之中，脏乱的空气死死地包围着他们。喻琴心里一阵翻腾，想呕吐又没地方吐。她靠在成臣的身边，用劲儿吸了几口成臣身上好闻的气味，才勉强忍住了翻腾的胃口。喻琴尽管心里不舒服，但还是紧紧地护着身边的成臣，她不能让他倒下，成臣如果倒下了，群众也会把她挤倒。她悄悄地拉着成臣热烫的大手，轻轻地捏了捏，小声说：“老板，你累了，坐到椅子上，我们保护你。”

成臣摸着喻琴柔嫩的手，暗暗地勾了勾指头，说：“算了，坐不下去。”实际上，他也想这样紧紧地和喻琴站在一起，并不想坐下去。

山下土路上传来尖厉的警笛声，犹如黑夜中的闪电，明亮地划破夜空。成臣松了一口气。群众中的谩骂声、吵嚷声也稍稍小了一点。成臣趁机说：“乡亲们，不要再胡闹了，让我们来理智地处理这件事吧。请门外的人让一让，向后退一退。”成臣又一次站到椅子上，挥着手说。喻琴扶着成臣的大腿，害怕他没站稳倒了下来。

老百姓依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我们怕个狗，公安局来了咋的？他们敢把我们抓起来？”“我们不是胡闹，我们要过日子，乡上的干部、村上的干部不要我们好好过。”“现在的干部只





晓得要钱，麦子收了他们来了，谷子黄了他们来了，辛辛苦苦种点儿粮食，还不够给他们交税了。”“如今一些鸡巴干部，根本不为我们着想，哪儿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

一百多名公安民警浩浩荡荡开进了王天成的院子。满满一院子的农民，身子挨着身子，公安队伍行进到他们跟前，他们如同战场上守卫阵地的士兵，寸步不让，又好像包谷地里快要干枯的禾子，一阵风吹来，只动了动枝叶。公安局长张旭断定县委书记被群众围困在屋里，便命令巡警队长带着身强力壮的民警开出一条通道来。

张旭拿着电动扩音喇叭，高声喊道：“群众同志们，我们公安民警是来依法处理问题的，请各位主动配合我们的工作，听从我们的指挥。维护社会的稳定，依法处理各种事件是法律赋予我们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每个公民都有配合我们履行公务的义务。首先要声明的是，谁阻挠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行动，谁就是违法，我们就要将谁绳之以法……”

数十名戴着头盔、拿着各种警具的警察一个个神情严肃地注视着愤怒的农民，公路上一长溜警车不停地尖叫着，向人们示威。

张旭高亢浑厚的声音有力地震撼了群众，满院的群众有了一些松动。巡警队长带着一队身强力壮的民警走在前面，拨开人群，直插王天成的屋内。队伍走到大门前时，由于人挤得太密，分开的人无法后退，队伍又停止了前进。张旭大声喊话：“请外围的群众疏散一下，让门口的人往出退。大家不要挤，一定要听从指挥。”喊话过后，外围的群众又松动了一些，门口的人慢慢地向外松散。

成臣在里屋看到民警已经挤进门口了，就对小廖小王说：“你们也往出疏散疏散。”小廖小王便使劲地往出挤，门口的人也开始往出撤退，里应外合，不一会儿，通道就打开了。成臣已经被屋里的乌烟瘴气闷得心慌，见有了缝隙就赶紧钻出了人群。

“现在几点了？”来到场外，成臣问身边的小廖。

小廖掏出手机一看，说：“4点40，我们在里边被困了65分钟。”

公安民警强行拖开了护着张大秀的群众，将昏迷不醒的张大

秀背着往车上送。另一队人马将关着乡干部的屋门砸开，放出了李明他们四个干部。

到了公路上，喻琴打算坐自己的车回乡政府，成臣不同意。出了这么大的事，一个女同志承受得了么？成臣担心喻琴会因此伤心、害怕、胡思乱想，所以要她坐他的车一起回县城。他说：“晚上县委开会，研究处理张大秀服毒问题，你也要参加。”

于是，喻琴就上了成臣的车。

上车后，喻琴把手伸到成臣的怀里，紧紧地捏着成臣的手，悄悄地流着泪。成臣看着喻琴那充满泪水的眼睛望着他，怜悯之情更加强烈。他细细地揉搓着喻琴柔嫩的手，摆摆手，示意她不要露出哭声来。

秘书小廖和司机小王坐在车前排，成臣不好说什么，只是担心地说：“小喻呀，怎么在这时候出事呢？真不是时候哇。”

路上，成臣安排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小廖给县医院院长江秀华打电话，迅速作好抢救张大秀的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活张大秀。小廖立即用手机给江秀华下达了指令，接着又给县卫生局局长下达命令，要他立即赶到县医院去亲自督办救人，不能有丝毫的工作疏忽。否则，县委将追究政治责任。

听着小廖打电话的神情和口气，成臣感到小廖成熟了。

县城东郊民营工业园区的大道上，县长欧阳一川被数十名群众拦住了去路。

欧阳一川感到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把我拦住了？”欧阳一川一早到乡下检查抗旱工作，得知小沟村农民服毒后，就匆匆忙忙地往回赶，不料被老百姓拦了下来。愤怒的群众一个个袒胸露背，手拿锄头，挥舞着帽子，大声叫嚷：“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种田！”“县政府还我们的好田好地，不然我们就要上告！”“县长砸了我们饭碗，还要不要我们活命？”

欧阳一川只好打开车门，缓缓地走下车，立到愤怒的老百姓中间。一位年纪大的农民冲到欧阳一川面前，使劲地拉住欧阳一川的手，唾沫四溅地质问：“欧阳县长，你到底管还是不管？你不能毁了我们的饭碗啊！”

午后的太阳更为焦辣，烤着人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欧阳一川